

史

記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蒼者陽武人也

索隱曰案縣名屬陳留正義曰鄭州陽武縣也

好書律

曆秦時爲御史主柱下方書

如淳曰方版也謂書事在版上者也秦以上置柱下

史蒼爲御史主其事或曰四方文書○索隱曰周未皆有柱下史謂御史也所掌及侍立恒在殿柱之下故老

聃爲周柱下史今蒼在秦代亦居斯職方書者方版謂

小事書於板也或曰主四方文書也姚氏以爲下云明

習天丁圖書計籍主郡上計

則方爲四方文書者是也

有罪亡歸及沛公略地過

陽武蒼以客從攻南陽蒼坐法當斬解衣伏質

索隱曰小顏云

質也身長大肥白如瓠時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言沛

公赦勿斬遂從西入武關至咸陽沛公立爲漢王入漢

中還定三秦陳餘擊走常山王張耳歸漢漢乃以張

奢爲常山守從淮陰侯擊趙奢得陳餘趙地已平漢王以奢爲代相備邊寇已而徙爲趙相相趙王耳耳卒相趙王赦復徙相代王燕王臧荼反高祖往擊之奢以代相從攻臧荼有功以六年中封爲北平侯食邑千二百户遷爲計相文穎曰能計故號曰計相一月更以列侯爲主計四歲

張良曰以列侯典校郡國簿書如淳曰以其所主因以爲官號與計相同時所卒立非久施也○索隱曰謂改計相之名更名主計也此蓋權時立號也

是時蕭何爲相國而張奢乃自秦時爲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奢又善用算律曆故人奢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縣布反亡漢立皇子長爲淮南王而張奢相之十四年遷爲御史大夫

周昌者沛人也其從兄曰周苛秦時皆爲泗水卒史及

高祖起沛擊破泗水守監於是周昌周苛自卒史從沛

公沛公以周昌爲職志

徐廣曰主旗幟之屬○索隱曰官名也職主也志旗幟也謂掌

旗幟之官也音昌志反

張晏曰爲帳下賓客不掌官

從入關破秦沛

公立爲漢王以周苛爲御史大夫周昌爲中尉

漢王四年

年楚圍漢王於陽急漢王遁出去而使周苛守於陽城

楚破於陽城欲令周苛將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今

爲虜矣項羽怒耳周苛

徐廣曰年三月也於是乃拜周昌爲御

史大夫常從擊破項籍以六年中與蕭何等俱封

周昌爲汾陰侯周苛子周成以父死事封爲高景侯

徐廣曰元

年封三十九年文帝後元四年謀反死國除

昌爲人張力敢直言自蕭豐

等皆卑下之昌嘗燕時入奏事

漢書音義曰以上宴時入奏事

高帝方

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遂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於是上笑之然尤憚周昌及帝欲廢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爲太子大臣固爭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爭之彊上問其說昌爲人吃文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

正義曰期以口吃每語故重言期期也

陛下雖欲廢太子臣期期不奉詔

上欣然而笑既罷呂后側耳於東廄聽

韋昭曰殿東堂也○東隱曰小

見周昌爲謳謌曰微君太子

幾廢

索隱曰
幾
孟康曰
鉅依反

是後戚姬子如意爲趙王年十歲高祖

憂即萬歲之後不全也

趙堯年少爲符璽御史趙人方與

孟康曰
公號瓊曰
方與縣名公其

謂御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趙

堯年雖少然竒才也君必異之是且代君之位周昌笑

曰堯年少刀筆吏耳

正義曰
以刀削之故號曰刀筆吏

禮書有錯謬

何能至是乎居湏之趙堯侍高祖高祖獨心不樂悲歌羣臣

不知上之所以然趙堯進請問曰陛下所爲不樂非爲

趙王年少而戚夫人與呂后有郤邪備萬歲之後而趙

王不能自全乎高祖曰然吾私憂之不知所出

索隱曰
謂不知

計也堯曰陛下獨宜爲趙王置得彊相及呂后太子

也

方與縣令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羣臣素所敬憚乃可高祖曰然吾令人欲細聽而羣臣
誰可者堯曰御史大夫周昌其人有堅忍儻直且自呂
后太子及大臣皆素敬憚之獨昌可高祖曰善於是乃
召周昌謂曰吾欲固頃公入張爲我相漢王正義曰相
使周相趙不如使取周石泉大刀，想周昌流<sub>徵此論云
令戚夫人事吕后則知其急難也</sub>周昌泣曰臣初起
從陛下陛下獨柰何中道而棄之於諸侯乎高祖曰吾
極知其左遷索隱曰諸侯子有方過失者，當以爲
左遷下也禁不許下。注引晉書曰：周昌嘗爲沛
縣令，坐法當死，高祖赦之，徙爲沛令。然則周昌
尊右右貴左賤故謂貶然吾私婦趙王念非公無可若
公不得已彊行於是徙御史大夫周昌爲趙相旣行久
之高祖持御史大夫印弄之曰誰可以爲御史大夫者

熟視趙堯曰無以易堯遂拜趙堯爲御史大夫

徐廣曰十年也

堯亦前有軍功食邑及以御史大夫從

全陳豨有功封

爲江邑侯

徐廣曰十一年高祖崩呂太后便便召趙王其相周

昌令王稱疾不行使者三反周昌固爲不遣趙王於是

高后患之乃使使召周昌周昌至謂高后高后怒而罵

周昌曰爾不知我之怨戚氏乎而不遣趙王何昌旣徵

高后使使召趙王趙王果來至長安月餘飲藥而死周

昌因謝病不朝見三歲而死

徐廣曰謚博也。索隱曰漢書列傳及袁成言周昌

謚博韋昭云或謚惠非也漢書又曰博子至孫意有罪

國除景帝復封昌孫在市爲侯附註川除也

後五歲正義曰高后

高后時周昌爲御史大夫數言無失後趙王高祖

時定趙王如意之畫乃抵堯罪

徐廣曰漢以元年國除

以廣阿侯

任敖爲御史大夫

任敖者故沛獄吏高祖嘗辟吏

正義曰上音避

吏擊呂后遇之

不謹任敖素善高祖奴擊傷王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

以客從爲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籍敖

遷爲上黨守陳豨反時敖堅守封爲廣阿侯食卒八百户

高后時爲御史大夫三歲免

徐廣曰文帝二年任敖卒謚懿侯曾孫越人元鼎二年爲太常坐酒釀國除

案漢書任敖考文元年薨徐廣曰皆徐氏據漢書爲訛而誤云二年楚相也。索隱曰皆徐氏據漢書爲訛而誤云二年楚相。又引任安書證爲得其實。正義曰按史記書表云孝文二年卒漢書又云封九十年卒詳高祖十二年封到文帝二年則十九年矣而漢書誤數此不考乃云徐誤何其貳過也。

以平陽侯曹窩爲御

史大夫高后崩不與大臣共謀呂祿等弟以淮南相張
蒼爲御史大夫蒼與絳侯等尊立代王爲孝文皇帝四
年丞相灌嬰卒張蒼爲丞相自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
會天下初定將相公卿皆軍吏張蒼爲許相時緒正律
曆或文類日繙尋也以高祖十月始至霸上因故秦時本
以十月爲歲首非革推五德之運以爲漢常承德之時
尚黑如故正義曰姚察云蒼是秦人猶用推五勝之法以周赤鳥爲火漢勝火以水也吹律
調樂人之音聲及比定律令如淳曰比謂五音清濁各有所比也以定十二月律
之去令於樂官使長行之費曰謂以比取類以定十二月律與條令也
正義曰比音鼻或音少接觸謂比方也
若百工天下作程品如淳曰若順也百工爲器物皆有尺寸斤兩皆便得宜此之謂順晉

灼曰若預及之辭。至於爲丞相卒就之故漢家言律

者本之張蒼蒼本好書無所不觀無所不通而尤善

律曆

漢書曰著書十八篇言陰陽律曆事

張蒼德王陵王陵者安國侯也

及第貴常父事王陵陵死後蒼爲丞相洗沐常先朝陵

夫人上食然後敢歸家蒼爲丞相十餘年魯人公孫臣

上書言漢主德時其符有黃龍當覲詔下其議張蒼張

蒼以爲非是罷之其後董龍見成紀於是文帝召公孫

臣以爲博士章主德之曆制慶更元年張丞相由此自

總謝病稱乞蒼從人爲中候

張晏曰所選保任者也續曰中候官名

大爲熟

利上以讓蒼蒼遂病免蒼爲丞相十五歲而免孝景前

五年簷卒謚爲文侯子東代侯八年卒子類

徐廣曰
作顓音謂

代爲侯八年坐臨諸侯喪後就位不敬國除

漢書云傳
索隱曰案

子至孫類有罪國除今此文東代八年卒
子顓代侯則顓即類與漢書略同者也

初張簷父長

不滿五尺及生簷簷長八尺餘爲侯丞相簷子復長

漢書

云長及孫類長六尺餘坐法失侯簷之免相後老口中
八尺

無齒食乳女子爲乳母妻妾以百數嘗奉者不復幸簷
年百有餘歲而卒

申屠丞相嘉者梁人以材官蹠

徐廣曰勇健有材力
張聞張臥案如淳曰材

官之多力能脚蹠強弩張之故曰蹠張律有蹠張士
索隱曰孟康曰主張強弩蹠音其月反漢令曰蹠張士
百人從高帝擊項籍遷爲隊率索隱曰從擊黥布軍爲
也

都尉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帝元年舉故吏士二千石
從高皇帝者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二十四人而申屠嘉
食邑五百户張倉已爲丞相嘉遷爲御史大夫張倉免
相徐廣曰後二年八月孝文帝欲用皇后弟竇廣國爲丞相曰恐
天下以吾私廣國廣國賢有行故欲相之念久之不可
而高帝時大臣又皆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
嘉爲丞相因故邑封爲故安侯正義曰今易州界武陽城中東南隅故城是也

嘉爲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是時大中大夫鄧通方隆愛
幸賞賜累巨萬文帝嘗燕飲通家其寵如是是時丞相
入朝而通居上傍有怠慢之禮丞相奏事畢因言曰陛下

下愛幸臣則富貴之至於朝廷之禮不可以不肅上曰
君勿言吾私之罷朝坐府中嘉爲檄召鄧通詣丞相府
不來且斬通通恐入言文帝文帝曰汝第往吾今使人
召若通至丞相府免冠徒跣頓首謝嘉坐自如故不爲
禮責曰夫朝廷者高皇帝之朝廷也通小臣戲歟上大
不敬當斬吏今行斬之如淳曰嘉語其吏
日今便行斬之通頓首首盡
出血不解文帝度丞相已困通使使者持節召通而謝
丞相曰此吾弄臣君釋之鄧通既至爲文帝泣曰丞相
幾殺臣嘉爲丞相五歲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二年鼴
錯爲內史貴幸用事諸法令多所請變更議以謫罰侵

削諸侯而丞相嘉自絀所言不用疾錯鏗爲內史門東

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垣

服虔曰
宮外垣

也如淳曰
便音乃喚反
韋昭音而緣反
又音軟

嘉聞之欲因此以

法錯擅穿宗廟垣爲門

正義曰
歸帝首露

奏請誅錯錯客有語錯恐夜

入宮上謁自歸景帝

至朝丞相奏請誅內史

錯景帝曰錯所穿非眞廟垣乃外垣故他官居其中

索隱曰
沉玄謂散官
漢書作

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能朝嘉謂長史

曰吾悔不先斬錯乃先請之爲錯所賣至舍因歐血而

死謚爲節侯子共侯薨代二年卒子侯去病代三十一

年卒

徐廣曰
一本無此去病而云共侯
十三年子史改封靖安侯

子侯更代六歲

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漢有異國除自申暑嘉紀之後

景帝時開封侯陶青桃侯劉舍爲丞相

徐廣曰陶青高祖功臣之

子也謚夷割舍本與氏親也賜姓

及今上時

至侯許

昌

徐廣曰高祖功臣平棘侯

許溫之孫謚哀侯

平棘侯薛澤

徐廣曰高祖功臣

薛廣平侯薛歐之孫平棘侯

節侯

徐廣曰高祖功臣

薛澤不識之孫

高陵侯趙周

徐廣曰周

父

父妻呂后之弟楚王戊

等爲丞相皆以列侯繼嗣

徐廣曰

妣姪姪

大傳諫爭而死

音七角反一作斷二作蹠

案隱曰媿音側角反小願

云持整之貌漢書作蹠蹠音初角反斷音都亂反義如

尚書斷斬倚無他技

廉謹爲丞相備貧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有

著於當世者

太史公曰張倉文學律曆爲漢名相而拙賈生公孫臣

等言正朔服色事而不遵明用秦之顛理庶苟哉

張晏

考經典專用顛頽何哉

周昌本彊人也

正義曰其質直任敷以

舊德用

張晏曰謂傷辱呂后吏

申譽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熙術

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孝武時丞相多甚不記冀錄其

行起居狀略且紀征和以來有章丞相長陵人也名千

卒而有章丞相代

索隱曰自車千秋以下皆褚先生等所記然丞相傳都背略漫書則備

章丞相賢者魯人也以讀書術為吏至大鴻臚有相工

相之當至丞相有男四人使相工相之第二子其名
亥成相工曰此子貴當封侯丞相言曰後即爲丞相有
長子是安從得之後竟爲丞相病死而長子有罪論不

得嗣而立玄成玄成時佯狂不肯立竟立之有讓國之名後坐騎至廟不敬有誤尊爵一級為廟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韋丞相卒有魏丞相代

魏丞相者濟陰人也以文吏累為相其人好武皆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或有不勝者奏事至乃借劍而敢入奏事其時京兆尹趙君灤質丞相奏以免罪使人執魏丞相欲求脫罪而不聽使人脅恐魏丞相以夫人賊殺侍婢事而私獨奏請驗之驗更卒至丞相舍捕奴婢笞擊問之寢寢不從刃殺也而丞相司直繫

君索隱曰繁
姓也音繁

秦京兆尹趙

君

碑發吏卒圍捕丞相禽不道天得擅委
坐要斬又有使掾陳平等劾中尚書疑以獨擅劫事而
坐之大不敢長史以下皆坐死或下獄至而魏丞相竟
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敢有詣拜而已一級爲
關內侯失列侯得食其故國邑魏丞相卒以御史大夫
那古代

邴丞相吉者魯國人也以讀書好法金玉御史大夫尋
宣帝時以有舊故封爲列侯而因爲丞相明於事有大
智後世稱之以丞相病死子嗣後坐騎至廟不敢有
詣拜爵一級失列侯得食故國邑顯爲至至大僕坐官

義亂身及子男有姦贓免爲庶人邴丞相卒黃丞相代長安中有善相工田文者與達吏相親故邴丞相微賤時食於客家田文言曰今此三子皆有相也其後三人竟更相代爲丞相何見之明也

黃丞相霸者淮陽人也少孤好學事太史公治穀川以禮義條教喻告化之犯法者鳳靡不畏教化大行名聲聞孝宣帝下制曰穀川太守霸以更相詔令治民道不拾遺男女異路徵用諸侯皆稱其仁厚後數年卒于家子嗣後爲列侯黃丞相卒以歲次大庚子薨諡號爲平子

相已有廷尉傳在張廷尉語中至丞相之傳至大司農
玄成代

韋丞相玄成者即前韋丞相子也代父後失列侯其人
少時好讀書明於詩論語爲更至衛尉後為太子太傅
御史大夫薛君免名廣德也為御史大夫子丞相之嚴骨免
而爲丞相因封故邑爲扶陽侯數年病死孝元帝親臨
喪賜賞甚厚子嗣後其治容容隨世俗浮沉而見謂詭
巧而相工本謂之當爲侯代父而後失之復自游宦而
起至丞相父子俱爲丞相世間美之豈不命哉相工其
先知之韋丞相卒御史大夫匡衡代

丞相匡衡者東海人也好讀書從博士受誥家貧術脩
作以給食飲才下數射策不中至九乃中丙科其經以
不中斜故明習補平原太學卒三十一年不違敬御史
徵之以補百石屬薦爲郎而補博士舞爲太子少傅而
事孝元帝孝元好詩而遷爲光祿大夫中為師授教
左右而縣官坐其旁聽甚善之日以博士爲大夫鄭
玄坐事免而匡君爲御史大夫歲餘韋丞相死匡君代
爲丞相封樂安侯以十年之間不出長安城門而至丞
相豈非遇時而命也武帝末士之流俗以爲列侯者
微甚徐廣曰微然多至御史大夫即者多爲大夫而

丞相次也其心冀幸丞相移故也

高堂陰恭朝訪曰
物謂也故事也言無

後所能為事或乃陰私相毀等微代

不得與

爲之日少而得之至于封侯真命也夫衡與大司農爭
守之數年不得匡君居之未滿歲而卒承相死即代之
矣豈可以智巧得哉多有賢聖之方固尤不得善報蓋

也

索隱曰案此論匡衡已來事則後人所造
也此或亦繙太史公其序述成祖以何謬也

索隱不贊曰

張良計

天下依經

孫臣始織

秦賛尚行

御史西卿

漢長阿衡

申屠面折

周子廷爭

其他如斯

無以發明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卷十六

鄒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鄒生食其者

正義曰晉異幾三音也

陳留高陽人也

徐廣曰今在圃縣。索隱曰案高陽屬陳留圃縣高陽鄉名也故舊傳云食其

閩高陽鄉人。正義曰陳留圃俗傳云高陽在雍丘西南括地志云閩城在汴州雍丘縣西南二十六里謂此也

食其墓在雍丘西南二十六里謂此也

魄無以爲衣食業

周易曰落魄失自非也。劉蕡曰

魄音爲里監門吏

正義曰監甲衫瓦戰國策云王蠋對齊宣王曰夫監門簡用士之職也

然縣中賢豪不敢役縣中督齋之名也多有風流之聲

正義曰過高陽者攻子房先生閭首將皆

起諸將徇地

徐廣曰索隱曰徇畧也

握齧

應劭曰握齧急促之貌。索隱曰應劭云齧小節也

禮索隱曰案苛亦作荷費蓋古之通語也

云苛頑也小顏云荷謂也

其理中子適在沛公生乃深自藏匿後聞沛公將兵略地陳留郊沛公麾下

騎士適鄆生里中子也

月慶曰余其里中子也

林皆云沛公騎士適是
中人案言適近作騎

食期沛公時，時間邑中賢士豪

俊騎士歸鄆生見謂之

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

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

我先人爲我作繩外也。正義

曰爲于若見沛公謂曰

臣里中有鄆生年六十餘長八

尺人皆謂之狂生自謂

我非狂生騎士
詩云不好傷

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

輒解其冠，浸溺其中。索隱曰：‘所由反溺。’

乃吊反亦如與人言當

大罵未可以儒生說也鄧生曰

第言之騎士從容言如

鄼生所識者沛公至高祖傳

徐廣曰二世

使人召酈生至入謁沛公方倨牀使

兩女子洗足

索隱曰按樂彥云邊牀曰倨

而見酈生酈生入則長揖

不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沛

公罵曰豎儒

索隱曰案豎者僅業之稱沛公輕之以比奴豎故曰豎儒

夫天下同苦

秦父矣故諸侯相率而攻秦何謂助秦攻諸侯乎酈生

曰必聚徒合義兵誅無道秦不宜倨見長老於是沛公

輶洗起攝衣

正義曰攝延
斂著也

酈生上坐謝之酈生因言六

國從橫時沛公喜酈生食問曰計將安出酈生曰足

下起糾合之衆

一作烏合
一作瓦合

收散亂之兵不滿萬人欲以

徑入彊秦此所謂探虎口者也夫陳留天下之衝四通

五達之郊也

姬淳曰四面冲心凡五達也

今其城又多

積粟臣善其令

贊曰四通五達言無險阻

請得使之令下

正義

力征之下謂降之也

足下即不聽足下舉兵攻之臣爲內應於是

遣酈生行沛公引兵隨之遂下陳留

號酈食其爲廣野

君酈生言其弟酈商使將數千人從沛公南略地

酈

生常爲說客馳使諸侯

漢三年秋項羽擊漢拔滎陽

漢

兵遁保鞏洛楚人聞淮陰侯破趙彭越數反梁地則分

兵救之淮陰方東擊齊漢王數困滎陽成臯計欲捐成

臯

臯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生因曰臣聞知天之天者王

事可成不知天之天者王者不可成王者以民人爲天

而民人以食爲天

索隱曰案此語出管子

夫教倉天下轉輸久矣

臣聞其下廻有藏粟甚多楚人拔滎陽不堅守教倉廻

引而東令適卒分守成臯

索隱曰適音直革反築通俗文云罰罪云云即所謂築成

卒音粗忽反又音陟革反

此乃天所以資漢也方今楚易取而漢乃

却自奪其便

索隱曰以言不取故食之是漢却自奪其便

臣竊以爲過矣且

兩雄不俱立楚漢久相持不決官姓騷動民搖蕩農

夫繹來工女下機

索隱曰案謂女工巧也漢書作紅音功

天下之心未有

所定也願足下急復進兵收取滎陽據教倉之粟

正義曰教

倉在鄭州滎陽縣西十五里石門之東北臨汴渠成臯水南帶三皇山秦時名於故山上故名故今渠成臯

之險

正義曰即水縣山杜大行之邊津昭曰在河距懸瓠之口

步淳曰上黨壺關地紫莢狐在代郡西南。正義曰按蔚州靈狐縣北百五十里有秦漢故鄧城西南有山谷

號黃狐口守白馬之津以示諸侯効實形制之勢則天下知

所歸漢方今燕趙已定唯齊未下今田廣據千里之齊田間將二十萬之衆革於歷城諸田宗疆負海阻河濟南近楚人多讒諑足一

數十萬師卒以歲月破

也臣請得奉明詔諭二使爲漢而稱東藩上曰善迺

從其畫復守敖倉而使酈生說齊王曰王知天下之所歸乎王曰不知也曰王知天下之所歸則齊國可得而有也若不知天下之所歸即齊國未可得保也齊王曰天下何所歸曰歸漢曰先生何以言之曰漢王與項王

戮力西面擊秦約先入咸陽者王之漢王先入咸陽項
王負約不與以王之漢中項王遷殺義帝漢王聞之起
蜀漢之兵擊三秦出關而責義帝之處收天下之兵立
諸侯之後攻城即以俟其將得賂即以分其士與天下
同其利豪傑賢才皆樂爲之用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
漢之粟方船而下索隱曰秦方船謂江水之舟也項王有
國策二方船積粟循江而下索隱曰江水之舟也項王有
倍約之名殺義帝之負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罪無
所忘戰勝而不得其賞拔城而不得其封非項氏莫得
用事爲人刻印刑而不能授孟康曰刑斷無復廉駁也
朱印不能以封其人也○索隱曰刑五官反案郭象注
荀子云立法而制斷無圭角漢書作刑言死刑不忍授

人攻城得賂積而不能賞天下畔之賢才怨之而莫爲

之用故天下之士歸於漢王可坐而策也夫漢王發蜀

漢定三秦涉西河之外援上黨之兵

正義曰
搜音爰

下井陘誅

成安君破北魏舉三十二城

索隱曰北
河此也

魏謂魏豹約在
以大

梁在河此蚩尤之兵也

正義曰
搜音爰

已據

敖倉之粟塞成臯之險守白馬之津杜大行之阪距蜚

狐之口天下後服者先亡矣王疾先下漢王齊國社稷

可得而保也不下漢王危亡可立而待也田廣以爲然

廻聽鄒生罷歷下兵守戰備與鄒生日縱酒淮陰侯聞

鄒生伏軾下齊七十餘城廻夜度兵平原襲齊齊王田

廣聞漢兵至以為酈生賣色廻曰汝能止漢軍我活汝不然我將耳汝酈生曰舉大事不細謹盛德不辭讓而公不爲若更言酈王遂烹酈生引兵東走漢十一年曲周侯酈商以丞相將兵擊縣布有功高祖舉列侯功臣思酈食其酈食其子酈疥數將兵功未當侯上以其父故封疥爲高梁侯後更食武遂嗣三廿九正義曰疥音界地名去武遂萬云卒子敬嗣

河間案漢書作武陽子遂字諤也卒于平嗣元年有罪國除而漢書云更食武陽子遂嗣恐漢書誤也坐詔衡山王取百斤金當棄市病死國除也

陸賈者楚人也

索隱曰案漢留風俗傳云陸氏春秋時陸渢國之後晉伐之敗陸渢子奔楚

賈其後又陸氏譜云齊宣公支子達食菜於陸以客從
鄉號曰陸侯達生發發十臯適楚賈其孫也

高祖定天下名爲右口諱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

索隱曰趙他爲南越尉故曰尉他音駢

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

索隱曰趙直若反結音計謂爲髻一撮以推而結之故字從然目宋鬼結二字依字讀之亦通謂夷人本被髮至不今箕倨見陸生

他同其風俗但魋其髮而結之也

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眞定

索隱曰趙

地也本名東垣屬常山下

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

天子抗衡爲敵國

案崔浩云橫木也抗衡言兩衡相對拒率不相

也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

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爲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畧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發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後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冢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佗廻蹀然起坐索隱曰蘇林音跋禮記子夏謝而起謂蹀蹀云蹀蹀起也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

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彊楚爲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衆車輶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泮未始有也今王衆不過數十萬皆巒巒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郡王何迺比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渠音詎○索隱曰漢書作遠字小顏以爲有何迫促而不廼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如漢廬大說張晏曰珠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玉之寶也
裝裏也。索隱曰橐音托案如淳云以爲明珠之属又案詩傳曰大曰橐小曰囊埤蒼云古底曰囊無底曰

蘇林曰非橐中物故曰他送也

林曰非橐中
故曰他送也

尉他為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爲太中大夫主兵事時前後發書詩畫寫帝寫之司迺公居馬

上而得之安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籩可以馬上

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

也。昔者吳王夫差晉作檮武而亡，秦仁刑法而滅。夫滅國

趙氏，趙氏秦姓也。案隱曰：秦，昭王云：秦伯繁後與趙同出。非竊造父有功，周穆王封之趙。由此一姓趙。

氏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垂下安得而有之

高帝不懌而有慙色廼謂陸生曰試爲我贅秦所以失

天下吾所以得之者荷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粗述存

云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正義曰七錄云新語二卷陸賈撰也孝惠帝時呂

太后用事欲王諸侯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正義曰雍州縣可以家焉有五男廸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正義曰漢制一金直千貫分其子

子二百金令爲生產陸生常安車駕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徐廣曰汝一作公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

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索隱曰音律數見不鮮索隱曰音律規數見謂時時字音光朋友不鮮亦妙今蘇美

依食莫令見不鮮之物漢書無父恩公爲也

韋昭曰恩
○索

恩曰恩患也公賈目謂也

呂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

言以諸子無父厭患公也

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

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請

漢書音義曰請若問起居

直入坐而陳丞

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

索隱曰深念
深思之也

陸生曰何念之深

也陳平曰生瑞我何念

孟康曰瑞農也韋
端曰瑞音初委反

陸生曰足下

位爲上相食三萬户侯

索隱曰案陳平博食戶五十二以
曲逆秦時有三萬户侯復業至

此故稱也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患諸呂少主

耳陳平曰然爲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

注意將將相和調則士務附

徐廣曰務
一作陰

天下雖

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常欲謂太
尉絳侯絳侯與我戰易吾言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
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五百金為絳侯
壽寧真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
益衰陳平乃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
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漢書音義
日言狼藉甚盛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
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太中大夫往
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詔在
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爲淮南王縣布相有罪去

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止之布不聽

而聽梁父侯遂反

索隱曰梁父侯史失名如淳注漢書云遂布臣朱地臣贊曰布亦謂梁父

侯計遂反漢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謀

正義曰得不其說是也興音負得

誅語在黥布語中

黥布列傳無此語

平原君爲人辯有口刻廉

剛直家於長安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

幸呂太后時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

原君母死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遇之平原君家貧未有

以發喪

索隱曰案劉氏云謂欲葬時頻啓發殯宮故云發喪也

方假貸服具陸生

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賀曰平原君母死辟

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翟白陸賈曰前日君侯欲

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以其母故

張晏曰相知當同臨災危日在

故義不知君。索隱曰案張晏曰在云建以母在義不以身許人也。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

則彼爲君死矣辟陽侯乃奉百金往

紳草昭曰衣服曰

索隱曰案說文贈終服也。提音式尚反亦音遂。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

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

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大臣多

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

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亟求見孝惠帝幸臣閭籍

孺子愚曰按安帝傳云高祖時有籍孺說之曰君所以

孺子愚曰按安帝傳云高祖時有籍孺說之曰君所以

得幸帝天下莫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
言君讒欲殺之今日辟陽侯誅旦日太后含怒亦誅君
何不肉袒爲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
驩兩主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閼籍孺大恐從其
計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
不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爲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迺
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知卒
日辟陽侯與諸呂相親信也爲罪宜誅者至深。索隱曰如
傳之說非也案小顏云直言辟陽侯與諸呂相知情義
至深重得其理也而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墮生平原君之
力也孝文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

其客平原君爲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早自殺爲平原君曰我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剗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無意殺之迺召其子拜爲中大夫

索隱曰案下文所使謂與太史公善者皆使

匈奴單于無禮迺罵單于遂死匈奴中初沛公引兵過

陳留酈生踵軍門上謁曰高陽賤民酈食其竊聞沛公

暴露將兵助楚討義故勞從者願得望見口畫天下便

事使者入通沛公方洗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對曰

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徐廣曰則注冠一名高山
冠齊王沂服以賜謂若

沛公曰爲我謝之言我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

使者出謝曰沛公敬謝先生方以天下爲事未暇見儒人也酈生瞋目案劍叱使者曰走復入言沛公至高陽

酒徒也

徐廣曰一本而公高陽酒徒

非儒人也

使者懼而失謁跪拾

謁還走復入報曰客天下壯士也

叱臣臣恐至失謁曰

走復入言而公高陽酒徒也沛公遽雪足杖矛曰延客

入酈生入揖沛公曰足下甚苦暴露露冠將兵助楚討

不義足下何不自喜也臣願以事見而曰吾方以天下

爲事未暇見儒人也夫足下欲興天下之大事而成天

下之大功而以自皮相恐失天下之能士且吾度足下

之智不如吾勇文不如吾若欲就天下而不相見羈爲

足下失之沛公謝曰鄉者聞先生之容今見先生之意
矣廼延而坐之間所以取天下者酈生曰夫足下欲成
大功不如止陳留陳留者天下之據衝也兵之會地也
積粟數千萬石城守甚堅臣素善其令願爲足下說之
不聽臣臣請爲足下殺之而下陳留足下將陳留之衆
據陳留之城而食其積粟招天下之從兵從兵已成足
下橫行天下莫能有害足下者矣沛公曰敬聞命矣於是
酈生廼夜見陳留令說之曰夫秦爲無道而天下畔
之今足下與天下從則可以成大功今獨爲亡秦嬰城
而堅守臣竊爲足下危之陳留令曰秦法至重也不可

以妄言妄言者無類吾不可以應先生所以教臣者非
臣之意也願勿復道酈生留宿卧夜半時軒陳留令首
踰城而下報沛公沛公引兵攻城縣令首於長竿以示
城上人曰趣下而令頭已斷矣今後下者必先斬之於
是陳留人見令已死遂相率而下沛公舍陳留南
城門上因其庫兵食積粟留出入三月從兵以萬數遂
入破秦

太史公曰此之傳酈生書多曰漢王已拔二秦東擊項
籍而引軍於鞏洛之間酈生被儒衣往說漢王迺非也
自沛公未入關與項羽別而至高陽得酈生兄弟余讀

陸生新語書十二篇固當出之辯士至平原君子與余
善是以得其論之

索隱述贊曰

廣野大度

始冠側注

躡門長揖

深器善遇

說齊盛下

趣鼎何懼

陸賈雄越

尉他憚怖

相說國安

書成主悟

坐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七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八

陽陵侯

地理志云馮
相陽陵縣

傳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

索隱曰馮

相陽陵縣

起橫陽

索隱曰按橫陽邑名在韓韓公子成初封橫陽

君張良立爲韓王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橫

城在宋州宋城縣西南

三十里按蓋橫陽也

從攻安陽

正義曰後魏地形志云已氏有安陽城隋

改已氏爲楚丘今宋州楚丘

縣西十里安陽故城是也

杠里擊趙賁軍於開封及

擊楊熊曲遇

正義曰曲丘羽反遇牛恭反司馬彪郡國志云中牟有曲遇聚按鄭州中牟縣也

陽武

正義曰鄭州縣也

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立

爲漢王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

索隱曰謂美號耳非地邑共音恭

從入

漢中遷爲右騎將從定三秦賜食邑雕陰

徐廣曰屬上郡○索隱曰孟康云縣名也○正義曰鄧州洛交縣三十里唯陰故城是也

從擊項籍待懷

曰待

高帝於懷

○索隱曰小顏案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

地理志懷屬河內今懷州也

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

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

荀廣曰教下

令之不益食邑屬

淮陰

索隱曰張晏云信辟爲縣也

淮陰縣也

相國參殘博

索隱曰博太山縣也顧祖藍云屬魯參以殘破博縣也

益食邑因定

齊地割符卅卅勿絕封爲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

食爲齊右丞相備齊

張晏曰時田橫未降故設此備正義曰擬爲齊王韓信相

歲爲齊相國

王劉肥相五歲也

四月置陳豨屬大尉勑

以相國代丞相噲擊豨

一月從殺代相國將也

如淳曰既爲相

國有警則將卒而屯守也

東漢書許劭傳大中守曰軍○索隱曰如淳云漢初諸王官屬如漢朝武將皆有屯戍索孔

文作云邊境有屯兵寬爲代用

國兼領也後因置將屯將軍也

二歲爲代丞相將北幸

惠五年卒謚爲景侯子須侯精立二十四年卒子共侯則立十二年卒子侯偃立三十一年坐與淮南王謀反死國除

信武侯靳歙

索隱曰
歙音翕

以中漁從趙宛朐

正義曰
上於元
及下求復反曹

州縣
攻濟陽

正義曰
曹州濟陽縣南三十五里濟陽城破之南是擊秦軍

毫南開封東北斬騎十人將一人

徐廣曰將
一作將

爵五十七

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

號臨平君又號藍田北斬草

司馬二人

張晏曰騎長一
主官車

騎之十人將

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立爲漢王賜歙爵

侯遷爲

騎都尉從定三秦別西擊淮陰侯

卒于定龍頭

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

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去擊及者王武等略梁地別

將擊邢說軍

張晏曰特起兵者也說音徐廣曰今索隱曰邢姓說名

菑南徐廣曰考城○

索隱曰菑音災今屬考城屬濟陰也

破之身得說都尉二人

司馬候十二

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

破楚軍滎陽東三年賜食邑

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內

擊趙將賁郝

上音肥下共擇索隱曰漢書非曹參次會之所擊也

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

人車馬三百五十匹

從攻安陽以東至棘浦下七縣別

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

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

人從攻下鄆鄆別下平陽

徐廣曰鄆有平陽城○正義曰括地志云平陽故城在相

州臨漳縣西

孟康

二十五里

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守各一人

孟康

白將兵

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

都守

六縣

徐廣曰邯鄲高帝改曰趙國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臯南擊絕

縣

略地東至繒鄴下邳

縣隱曰案地理志繒屬東海

也

正義曰今繒城在沂州丞縣下

縣

泗水縣

海州

南至蘄竹邑

索隱由二邑名轉在沛音機竹即竹邑

擊項悍

縣

臨邑縣

濟陽下還擊項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江陵柱國大

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

索隱曰案孔文并云其款子共尉

生致之

雒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壯士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號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

不還軍東境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
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索隱曰小頗云侯敞也因降曲逆從擊

黥布有功益封定食五千三百戶凡斬首九十級虜百

三十二人別破軍十四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縣二

十二得王柱國各一人三千石以下至五百石徐廣曰一千石

此五三十九人高后五年歛卒謚爲肅侯子亭代侯索隱曰案劉氏云事役使也謂使人違律數多也

十一年坐事國人過律索隱曰案本並作管廟音斯非也蘇文

後三年奪侯國除

蒯成侯縤著

服虔曰蒯音管前之韻

音薛蒯者卿名案三舍云蒯鄉在城父縣音

裴漢書作蒯從崩從邑今書本並作管廟音斯非也蘇

林音薄雅反晉灼案功臣表屬長沙崔浩音薄壞反楚

漢春秋作憑成侯則裴憑聲相近此得其实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廟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輿地志云廟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周幽所封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廟城縣屬始平郡也沛人也

漢還定三秦食邑池陽 正義曰雍州涇陽縣西北三里池陽故城是也東絕角

道從出度平陰遇淮陰侯兵襄國軍不利不利終無

離上心

徐廣曰蒯成侯表云遇淮陰侯軍襄國楚漢以約分鴻溝以繅爲信武侯戰不利不敢離上

繆爲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高祖十二年以繆爲蒯

成侯除前所食邑上欲自擊陳豨崩成侯泣曰始秦攻

破天下未嘗自行今上常自行是爲無人可使者乎上

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趣殺人不死至孝文五年繆以

漢春秋作憑成侯則裴憑聲相近此得其实也。正義曰岳地志云廟亭在河南西十四里苑中輿地志云廟成縣故陳倉縣之故鄉聚名也周紂所封也晉武帝咸寧四年分陳倉立醴城縣屬始平郡也沛人也

壽終謚爲成侯

正義曰謚爲
尊侯一作卓

子昌代侯有罪國除至孝

景中二年封繅子居代侯

徐廣曰表云孝景中元年封
繅子應爲鄭侯謚康中二年

侯居立沛郡有鄆縣鄆一作鄆。索隱曰鄭蘇林音多
屬陳國地理志云沛郡有多縣案此文云子居表云子
應不至元鼎三年居爲太常有罪國除

太史公曰陽陵侯傳寬信武侯斬穢皆高爵

徐廣曰一本皆從高祖

從高祖起山東攻項籍誅殺名將破軍降城以
十數未嘗困辱此亦天授也削成侯周繅操心堅正
索隱音高父身不見疑上欲有所之未嘗不垂涕此有傷心
者徐廣曰此一作比比然可謂篤厚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

陽陵信武

結髮從漢

動協人謀

功實天贊

定齊破項

我軍常冠

削成委質

夷險不亂

主上稱忠

人臣義腕

傳新荊戈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八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

索隱曰敬本姓
婁漢書作婁敬

漢五年戍隴西過洛陽

高帝在焉

婁敬脫輶輶

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一人推

前橫木二人前輶一人後推之

孟康曰輶音胡格反輶音晚

李隱曰輶者牽也輶者鹿車前一人推

前橫木二人前輶一人後推之

索隱曰上

軍曰臣願見上

言便事

索隱曰上

虞將軍欲與之鮮衣

索隱曰上

美服

齊仙鮮衣

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

正義曰上

於是虞將軍入言上召入覓賜食已而問婁敬

說曰

陛下都洛陽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

正義曰

婁敬曰陛下

正義曰

取天下與周至異周之先自古穆堯封之邵

正義曰邵音胎雍州

武易縣下

正義曰邵云堯帝之

武易縣下

毛萇云堯姜原堯見天因

部
因卦之說也

積德奉善平定

正義曰：周公之德，人所共知。故云積德。奉善，平定也。

王以狄伐故去幽戎馬箋若岐

張晏曰：言馬箋示約，國人爭隨之。

及文王爲西伯斷虞芮之訟

正義曰：周公之德，人所共知。故云積德。奉善，平定也。

來歸之

正義曰：呂望生及廟在蘇州海鹽縣西。
伯夷孤竹國在平湖皆濱東海也。

武王伐

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百諸侯皆曰約可伐矣遂滅

正義曰：周公之屬，停相焉，矯聲成周洛邑。

懿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停相焉矯聲成周洛邑

正義曰：周公之屬，停相焉，矯聲成周洛邑。

成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鄭周公所築在洛陽河南

正義曰：周公所築在洛陽河南。

營都城在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

正義曰：周公所築在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

之說周文美豈吉語顧民之所以此而稱之

正義曰：周公所築在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

非舊非以此爲天下之中也諸侯四大納賓威震四方

正義曰：周公所築在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

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若居此者欲令周務以

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廢法也及周之盛時

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附離而並舉天子莊子曰附

謂不以膠漆也○索隱曰附不屯一卒不戰一主八夷大國

之民莫不賓服効其貢職及周之政也分而爲兩日公

羊傳云東周百何成周也西周者何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王皆都王城至敬王乃遷如成周王

三居天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直德薄也而形勢弱也

今陛下起豐擊沛至三秦以之為都置三輔築三

秦與項羽戰於陽爭成皋之巨坂二千小戰四十破

天下之兵半爲秦也父子與舊中國不以勝故哭泣之

蓋示絕作

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爲

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

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其羨膏腴之地此所謂天

府者也

案隱日案戰國策蘇秦諭惠王曰太王之國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高誘注云府聚也

陞

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屬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之矣

又關不掩其吭

張晏日吭喉也○案隱日聲音在吭音胡浪反一音胡剛反蘇林以爲吭頭

大脉俗所拊其背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案

案切脉也素之故地此亦掩天下之吭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

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即亡不如都

周上疑未能決又留侯明言入關便即日車駕西都關

中

宋隱曰案謂初日
西都之計定也

於是上曰

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

者乃劉也賜姓劉氏

拜爲郎中號爲奉春君

宋隱曰按
張晏云奉春

鴻臚之始以其首謀

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

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

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

使者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生使匈奴還

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

韋昭曰夸張矜大也今臣往徒

見羸瘠老弱

宋隱曰羸力爲反瘠音瘦也恐非
漢書作弱音憤肉也恐非

此必欲見

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之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

脩小七

正德本
河在代州

二十里二十餘萬兵已業行上

名黑留荀氏。廣以口舌善言，令猶重之。嘗謂人曰：「汨
暗才，叙友詩傳械擊微，廣武門。索隱曰：地理志將名爲汨
汨止也。據也。據也。據也。據也。」正義曰：廣武故縣在

山南，遂往至平城。匈奴與其出奇兵圍高帝，自暮七日，然
後得解。高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
皆以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於是敬亡卒三千，亡馬四
百頭，爲廷信俟。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入，謂當是時
冒頓爲單于，其彊控弦三十萬。應劭曰：「數者，北邊上患
也。」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
之。」敬曰：「吾聞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爲威，未可以仁義說也。
獨可以計久遠。」孫爲臣耳，然陛下不能爲上。」曰：「誠

可何爲不能顧爲祭何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漢適女送厚禮必慕以爲關氏生子必爲太子代單于何不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間遺因使贊士廣諭以復鄭昌願在固爲子婿死則外孫爲單于豈營閭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安也

令宗室及後宮詣稱公主彼亦知其意而無益也高
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惟太子一女奈
何棄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立惠子爲長
公主妻望子成劉敬對之規約金帛數萬不因言

匈奴

河南白羊樓煩主

張良曰白羊匈奴國名。索隱曰案張良云白羊國名二者並

在河南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南舊並

地也今亦謂之新秦中

去長安近者七百里

輕騎一日

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

益實

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宋公與今陞

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彊一

日有變陞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陞下徙齊諸田

楚昭屈景歲趙韓魏

後及豪桀名家居間中無事可以備故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彊本弱末之術也上

曰善迺使劉敬從所言關中十餘萬口

索隱曰案小頤云今高陵據陽

諸侯

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侯多皆此時所徙

叔孫通者薛人也

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秦隱曰薛縣名屬魯國。

秦時以文

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山東使君以聞

二

出召博

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人陵於公如何博士諸生

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

贊曰非謂
逆亂也公

羊傳曰君親無
私情而以謀

顧陛下急發兵擊之王世怒作色

叔孫通曰
縣故秦錄

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豈郡縣哉

故秦錄

其安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

人奉職四方輜輶安敢有反者此皆一盜耳

故秦錄

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令狐論何以處之

故秦錄

曰漢高祖曰吾與上或言反惑焉遂終是

故秦錄

史記所宜言諸言益者皆罷之迺賜叔孫

通帛二十匹衣一襲

索隱曰案國語謂之一稱賈逵案禮記袍必有表不單衣必有裳謂

之一稱杜預云衣單換具云襦也

拜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

曰先生何言之謾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

集音折正義曰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

從之敗於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從長沙叔孫通留

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

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

服服短衣楚襍

索隱曰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襍

漢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所言

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事先生數

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猾何也

索隱曰
案類集

云大猾校
猾也音滑
猾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矢石爭天下

漢書音義曰
謂發石以投人

諸生寧能鬪乎故先言斬將搴旗之士

張晏曰舉卷也
漢曰拔取曰舉

楚辭曰朝舉此之木蘭
索隱曰舉音起焉反下
「勉反索方言云南方取物

爲舉許慎云舉取也
王逸云此

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小名又案埤蒼云此在楚音此

漢王拜叔孫通爲博士號稷嗣君

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承齊稷下之

風流也
案漢書音義曰稷嗣邑名

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爲

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爲

簡易既已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恚之叔

孫通聞之

孫通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白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訣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

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

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

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反馴索如淳曰

置設錦索爲習練鄭義謂以茅翦樹地爲幕位春秋傳

日賈茅蒐也○索隱曰韋昭云引繩爲綿立表爲基音

茲亦反賈注云京茅以表立爲施又秦文

云蒐今之幕字包荒音即悅反又音幕野外習之月餘叔

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今羣

臣習隸

索隱曰隸者亦習也音異

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

臣皆朝十月

索隱曰小顏云漢以十月爲正月行朝歲

爲歲首不言以十月爲正月爲正月行朝歲

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案諸書並云十月

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

徐廣曰一作械

傳言趨索如蔡少顏博贊故名

趨疾行如故名

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

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脯

脯

脯

脯

脯

脯

○索隱曰蘇林云上傳語告下爲脯下傳語告上爲脯
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

漢依此以爲脯傳以次傳令上也。向秀注莊子云從上

語下爲脯者。是皇帝登出旁有管弦之樂。徐賛曰

○索隱曰案輿服志云設脯以薦載軍器。陳毅勞勳至

秦始去其轡而輿爲尊也。脯者脯傳者漢儀云帝輶

輶則左右侍辟。是也。引諸侯王以下至六百石以次奉賀

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極。酒徒亦皆醉酒以願

君臣百拜終日

○索隱曰姚氏云進止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

不爲亂也。

諸侍坐殿上皆尖抑首屈膝以尊卑

次起上壽觴九行觴者言罷酒而復起不以爲嫌
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言請就坐於上席帝曰吾猶
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劉向傳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
斤叔孫通因進曰諸侯王皆賜金萬斤大司農爲儀
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多叔孫通對曰以五百斤金
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出之要
務漢九年高帝從叔孫通爲太子太傅十二年蕭何
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謂上曰不可立蕭何以
麗姬之故廢太子立如意爲太子蕭何固辭不許
秦以不孝定叔孫通

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臣后與陛下攻

苦食啖

徐黃曰成猶今人詩歌一言淡雅者爲啖。索隱曰案孔文律云漢帝

共及冒苦難俱食淡也案說

其口持淡也。公後廢通文云淡薄味也音博散也

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墮血汙地

索隱曰趙漢春秋叔孫

請以身當之撲切將自殺上高帝曰公甚矣吾豈直哉耳
離席云吾聽子計不勝太子高帝曰公甚矣吾豈直哉耳

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擣天下振矣柰何以天下

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嘗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

子入見上廁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之本即位迺謂

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葬處莫能舊復爲太常定宗

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比叔孫生爲太常所論著也

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

興亡

宮也

漢大

右常居之

及間

往來數蹕煩人

索隱曰

蹕止人行也

長樂東

宮中間

往來清道

夫消

塞間

謂非時也

中間往來

清道

煩人迺復道方築武庫南

索隱曰

闔漕也如津曰

叔

也

孫

生

奏事因請

閒日

陛下何與

高

殿

大短

出

游

高廟

太祖

奈何

公後

世子

孫

不宗廟道上行

游高廟漢太祖奈何公後世子孫不宗廟道上行

應劭曰

月出

高帝衣冠備

駕名曰游衣冠飾

拂日

三補黃

闔漕

在高廟西

高祖衣冠藏

在高廟月出

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復

葬

孝惠帝

大短

出

游

高廟

太祖

奈何

公後

世子

不宗廟道上行

游高廟漢太祖奈何公後世子孫不宗廟道上行

應劭曰

月出

高帝衣冠備

駕名曰游衣冠飾

拂日

三補黃

闔漕

在高廟西

高祖衣冠藏

在高廟月出

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復

葬

孝惠帝

大短

出

游

高廟

太祖

奈何

公後

世子

不宗廟道上行

游高廟漢太祖奈何公後世子孫不宗廟道上行

應劭曰

月出

高帝衣冠備

駕名曰游衣冠飾

拂日

三補黃

闔漕

在高廟西

高祖衣冠藏

在高廟月出

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復

葬

孝惠帝

大短

出

游

高廟

太祖

奈何

公後

世子

不宗廟道上行

游高廟漢太祖奈何公後世子孫不宗廟道上行

應劭曰

月出

高帝衣冠備

駕名曰游衣冠飾

拂日

三補黃

闔漕

在高廟西

高祖衣冠藏

在高廟月出

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復

葬

孝惠帝

大短

出

游

高廟

太祖

奈何

公後

世子

不宗廟道上行

游高廟漢太祖奈何公後世子孫不宗廟道上行

應劭曰

月出

高帝衣冠備

駕名曰游衣冠飾

拂日

三補黃

闔漕

在高廟西

高祖衣冠藏

在高廟月出

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復

葬

孝惠帝

大短

出

游

高廟

太祖

奈何

公後

世子

不宗廟道上行

應劭曰

月出

高帝衣冠備

駕名曰游衣冠飾

拂日

三補黃

闔漕

在高廟西

高祖衣冠藏

在高廟月出

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復

葬

孝惠帝

大短

出

游

高廟

太祖

奈何

公後

世子

不宗廟道上行

應劭曰

月出

高帝衣冠備

駕名曰游衣冠飾

拂日

三補黃

闔漕

在高廟西

高祖衣冠藏

在高廟月出

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復

葬

孝惠帝

大短

出

游

高廟

太祖

奈何

公後

世子

不宗廟道上行

應劭曰

月出

高帝衣冠備

駕名曰游衣冠飾

拂日

三補黃

闔漕

在高廟西

高祖衣冠藏

在高廟月出

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復

葬

孝惠帝

大短

出

游

高廟

太祖

奈何

公後

世子

不宗廟道上行

應劭曰

月出

高帝衣冠備

駕名曰游衣冠飾

拂日

三補黃

闔漕

在高廟西

高祖衣冠藏

在高廟月出

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復

葬

孝惠帝

大短

出

游

高廟

太祖

奈何

公後

世子

不宗廟道上行

應劭曰

月出

高帝衣冠備

駕名曰游衣冠飾

拂日

三補黃

闔漕

在高廟西

高祖衣冠藏

在高廟月出

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復

葬

孝惠帝

大短

出

游

高廟

太祖

奈何

公後

世子

不宗廟道上行

應劭曰

月出

高帝衣冠備

駕名曰游衣冠飾

拂日

三補黃

闔漕

在高廟西

高祖衣冠藏

在高廟月出

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復

葬

孝惠帝

大短

出

游

高廟

太祖

奈何

公後

世子

不宗廟道上行

應劭曰

月出

高帝衣冠備

駕名曰游衣冠飾

拂日

三補黃

闔漕

在高廟西

高祖衣冠藏

在高廟月出

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復

葬

孝惠帝

大短

廟原廟起以祿道故孝惠帝嘗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
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索隱曰案呂氏春秋
襄朝高誘云進含桃也鸞鳥所含故曰含桃今之朱櫻是也

春蓋以含挑先舊俗故曰含挑今之朱櫻是也

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

宗廟上廡許之諸巢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椽非
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夫高祖起
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而劉敬脫輓輶
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孫通希世度務制禮
進退與時變化卒爲漢家儒宗大直若鵠索隱曰音屈道固
委蛇蓋請是乎

索隱述贊曰

屢藉衆幹

裘非一狐

委輶獻說

縣絕陳書

皇帝始貴

車駕西都

既安太子

又和匈奴

奉春穆嗣

其功可圖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九十九